

# 永葆魅力的诗与情

## ——论《呼啸山庄》

伊 文

当代西方有人认为《呼啸山庄》可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它们即使在狄更斯、巴尔扎克、乔伊斯以及别的一些大作家的最好杰作中，也显得卓尔不群、别具一格。甚至在某一方面，艾米莉的成就比托尔斯泰更伟大，因为《呼啸山庄》没有《战争与和平》那种史诗格局的恢宏空间，而是在家庭范围内探究人的激情和情感<sup>①</sup>。如是说法暂不定论，但说到“希克厉和卡瑟琳的故事似要达到诗的境界，而诗中丰富的蕴意我们全然不解，但巨大的激情力量我们则永志难忘”，<sup>②</sup>这使我们有兴趣要去研究一下小说的蕴意和情感。

### 一、阿佛罗狄忒的二重奏

当老欧肖从利物浦街头领回弃儿希克厉，有谁会料到娇生惯养的小姐卡瑟琳不久就“跟希克利好得不得了”<sup>③</sup>，以至往后生死离别，竟结下了恩恩怨怨的不解之缘？

从小说表层结构看，它是通过洛克乌（看日记）和纳莉（倒叙往事）的不同视角，多侧面、并且也是多层次地描述了希克厉和卡瑟琳的少年生活。但初看他俩的故事，并无多少激动人心的场面，况且篇幅又少（不到两个完整章节），在整本内容丰富的小说中，倒好象是大海边一只不起眼的小牡蛎。然而，我们一琢磨，就有可能从中剥离出璀璨的珍珠来。

少年时代是希克厉和卡瑟琳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一齐奔跑在石南丛生的荒原上，一起反抗“暴君”亨德莱，一起把“善书”踢进狗窝。他们象兄妹，但在他们单纯的精神世界里，又分明冲动着一种比手足之情更深更复杂的情感。他们如此地依恋难分，以至于亨德莱要拆散他们时，卡瑟琳哭成泪人儿，而希克厉每天在日历上做记号，痛苦地留神着有多少个晚上是和卡瑟琳在一起的。爱在两个少年的心田悄然萌发。但由于他们照旧地奔突不羁，不仅没显示出爱的小夜曲般的浪漫情调，反让周围人将他们看成“象野人一般粗野”的一对。

不可忽视，希克厉在这段时间里几乎被所有人看作“野小鬼”、“怪物”、“比畜牧都不如”的“野人”；卡瑟琳也逃脱不了外界的指责，“圣徒”约瑟夫曾恫吓她会被“老魔鬼”捉去。关于“野”的意象，在短短篇幅中一再出现，这就反复提醒人“野”的含义在这对少年身上体现为与周围世界的格格不入。人们不理解他们，他们也不理解外界，而只喜欢

①参阅 Barbard Lord Evans: "Everyman's Companion to the Brontës" P300

②引文同上 P305

③小说引文均取自方平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一下不再注

充斥着蛮荒之气的原野。他们似乎还沉浸在落后于别人的古老岁月里，一切世俗道德、宗教观念对他们全不适用，事实上他们对此就根本一无所知。正如副牧师所说，他们是在“压根儿不知道上帝的异教中长大起来”——这是种灵魂未被基督之光烛照过的“野”。所以他们的天堂一定是用石南、野玫瑰和红松鸟来装饰的仙界，了解他们的纳莉说得好：“世上再没有哪个牧师能象他们的天真烂漫的谈话那样把天堂描绘得那么美。”如此之“野”是在暗示人们对遥远的人类童年时代的回忆：那时没有上帝，没有天堂观念，没有后来制约人精神世界的基督教，自然也未形成如此之多规范人的言行举止的习俗准则。

现在再看希克厉和卡瑟琳的少年之爱，就不难理解这爱带着原始的、古朴的意味：她还未进入铺着红地毯的温暖客厅，只是在旷野的自然中喷发出生命力；它只能产生不受世俗观念制约，没有宗教信仰的异教徒之间。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对少年的爱，实有诸多不解之处，因为今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距离那个以石南红松鸟为美的“荒原时代”太遥远了。不过，如果阿佛罗狄忒当初没有赐于人类那种原始意味的爱，今天我们生活中又何以普照“现代的性爱”的光辉呢？再聆听一下爱情女神最初带给人类的爱歌，并不意味留恋甚或欣赏这种已成为历史的爱情，而是让人成为历史的帷幕，去看看我们自身在进步过程中演出过的精神之剧，而这往往是后来的“成年人”所忽略乃至轻视的。艾米莉在这儿象征性地讲述了一个人类早年的爱情故事，它的全部诗意和情感价值就在于透视人类童年时代的精神生活和情感世界，让人发现古已有之的人性美，让人理解人性发展的漫长历程。这个隐藏在少年时代希克厉和卡瑟琳故事的深层结构中的蕴意，正是我们所要剥离的牡蛎中的一颗珍珠。

爱情在《呼啸山庄》中是以多重奏的形式迴响于小说始末。同卡瑟琳和希克厉的少年之爱形成复调式对位与转换的是小卡茜和哈里顿的爱情。这新一代人的爱情洋溢着理性和文明的温馨诗意。从原始古朴的爱到“现代的性爱”，这期间的跨度极为漫长，而《呼啸山庄》以浓缩的象征笔法写出了完成这种飞跃的进程。我们看到小卡茜和哈里顿的爱情，难道不感到她是多么地熟悉亲切，仿佛我们也在幸福地体验自己今天的爱情生活吗？

从卡瑟琳、希克厉的“少年之爱”到小卡茜和哈里顿的爱，中间有衔接的阶段，这在下文论及。此处我们愿意先以欣喜的目光看一下又一对少年的爱情。原先，小卡茜和哈里顿两颗纯洁的心灵被梦魇般的阴影笼罩，一个冷若冰霜，一个言行粗鲁，彼此还紧张对立。是爱将他们引出了精神上的黑暗。现在，这新一代少年紧靠在一起甜蜜地读书，天下宛若只有他俩存在。但这不复是荒蛮的年代了。自始至终旁观着一切变迁的纳莉感受到了岁月的流逝，两代人的变化：过去她只看到卡瑟琳和希克厉象“野人”般粗鲁，而此刻她在新的一代身上只看见“两颗心都一齐向着一个目标——一个是爱着，只想学会尊重对方；另一个是爱着，只想能获得对方的尊重。”往昔的傲慢与偏见被打破了，冷漠和愚昧也冰消雪融。更有意味的是初到山庄的洛克乌只碰到寒风凛冽、恶狗狂吠以及恐怖的恶梦，而此时再访山庄，他却惊异地发现琥珀色的月光下，飘过一股前所未有的“紫罗兰和黄墙花的芬芳”。这里又出现了多视角的叙述，它同前一个多角度的描写形成一种富于暗示性的对照：前者突出以荒原为背景的“野”，这里却展示一种理性与文明的氛围。同前辈人的少年时代相比较，这新一代少年完全可以自豪地宣布：前辈人的少年时代已是一段永不复返的历史。小卡茜与哈里顿的爱情以开启蒙昧的知识作为基础，她奉献给哈里顿的每个亲吻，是标志着哈里顿已经复苏的智慧越来越强烈地吸引了这位少女的芳心；他们的爱情还以相互尊重作为最高的道德准

则，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小卡茜的柔情和妩媚是明白地告诉哈里顿：她再也不会瞧不起他，他和她是平等的；而哈里顿之所以幸福地接受小卡茜的温情，也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在外表和精神上都与小卡茜一样了，再不需要一种出自本能的自卫。如此丰富的精神内容在前一代人的爱情中是完全见不到的，这就是小卡茜和哈里顿爱情的魅力所在。

人类早期的爱毕竟是人性长期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一环，因此当艾米莉描写荒原之子的古老爱情时，我们能从这陌生的恋歌中聆听到其中并不陌生的蕴意。不管人类进入到哪一阶段的文明时期，它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它的心路历程总是不会被完全遗忘的；相反，也许越是年久日深，倒越对后人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当然，人们更关心更有兴趣的还是今天的事情。所以，看到爱神使小卡茜和哈里顿美满结合，我们也不由得欣喜无比，这是读《呼啸山庄》最使人痛快喜悦的一刻，这情景正如纳莉所说：“在他们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我谁也不羡慕了。那时候，在英国再找不出第二个象我那样快乐的女人了”。很显然，在阿佛罗狄忒的二重奏里，我们更喜欣赏文明现代爱情的那一乐章，它更使人心醉神往。

## 二、厄里涅厄斯的苦恋

在两组少年爱情之间，《呼啸山庄》还写了一个爱的故事。小说结尾说杜童看见希克厉和卡瑟琳的幽灵一起在荒原上徘徊，这非现实的幻景马上使人想到小说开头部分洛克乌右在梦中听见卡瑟琳哀呼“放我进来吧”的梦境，再加上纳莉断断续续讲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这又一次多视角的观察和叙述，显示了小说中还有一种难为常情常理所解释的异常的爱。

焦点首先凝聚在成年后的希克厉身上。这时，他成了蛮子、虐待狂、复仇神。光他那两道横在发育的脑上的又粗又黑的眉毛，已形象地透露了他的血液早被复仇欲所凝固。当然，这一切并不表现在他无理性的冷酷的复仇，而是表现在他对卡瑟琳魂牵梦绕的苦恋。从一般感情上说，我们无法容忍他以牙还牙的报复。但在作这种道德评价时，我们为什么没想到使他陷入绝望深渊的人也是无法使人容忍的？对他来说，失去卡瑟琳等于失去精神上唯一的寄托和支撑。卡瑟琳曾说：“我就是希克厉！他时时刻刻在我心头。”这句话只消换一个名字，就完全可以说是希克厉从心中喊出的。这一点连纳莉也清楚：“你一旦成为林敦夫人，他就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爱，以及一切！”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道义上的愤慨掩盖了希克厉在精神上的复杂性，而应分析他特殊形态的爱。

从表面上看，希克厉身上的爱和恨粘连交织，事实上，他“恨”的真正缘由起于失去了少年时代的“爱”。“生命，失去了她以后，就是地狱”。这是这个复仇神内心的最真实的写照。至于以后，希克厉的全部生活和全部精神活动始终导源于一种鲜为人知的爱——对卡瑟琳的爱。

小说中最能表现希克厉对于卡瑟琳的生死难割的眷恋之情的情节，莫过于描写他在卡瑟琳死后的十八年间，两次掘墓开棺，企图从冥府找回时时刻刻浮现在他眼前的心上人。这种描写决不同于中国古典戏剧中有关“开棺情节”——如《长生殿》里唐明皇开棺找李玉环，《牡丹亭》中柳梦梅开棺唤回杜丽娘——的浪漫手笔，它忠实地遵循了希克厉本人的性格逻辑，写出他可能做、甚至可以说必然要做的事。他没有中国帝王才子的悲切悱恻之情，只是一种沁入肌肤的眷恋每时无情地敲打他的灵魂，搓揉他的心，“若是我忘得了你（指卡瑟琳），那等于也忘得了我自个儿的存在！”正是这种无法理喻的爱的冲动使希克厉做出了常人不可思议的事——开棺寻找他的卡瑟琳。潜藏在希克厉灵魂最隐秘处的心理内驱力，只能归结为他对卡瑟琳的强烈到疯狂程度的爱。只有当棺材打开，希克厉才感到“有一阵轻松的感觉”回

到痛苦、压抑和渴求已久的心上，“我看见她了，我的心平静了。”那种粗野得骇人的心灵难以盛得下柔肠寸断的情、缠绵缱绻的爱，但是谁能否认希克厉的精神世界中深深烙着一种刻骨铭心的爱？

是人，只要没有完全被非理性的疯狂攫取他的心灵，就不会没有作为人所具有的本性，哪怕它是被种种反人性的东西埋没在内心的最底层。揭示这种也许是隐秘难见的人性，是一部好作品产生艺术震撼力的源泉之一，也是使一个形象真实感人的关键。赫克托尔是勇猛的，由于荷马又写了他别妻时流露的爱，这个形象就比论勇猛远超过他的阿喀琉斯更感人；夏洛克是仇恨的典型，但莎士比亚让他残存的那点爱发出一星光亮，因此这个著名的吝啬鬼使大诗人海涅感动得高呼：“夏洛克是最值得尊敬的人物”。<sup>①</sup>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希克厉，就会对这个面目凶狠的蛮子、复仇神产生一种新的看法，从而对作品本身的含意形成更深刻的理解。

希克厉的苦恋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将结。十年的炼狱之火不仅燃尽了他的复仇欲，也给了他一个自认为是“更加幸福”的归宿：他的亡灵到底可以如愿以偿地溜进卡瑟琳的安息处，于是这一对幽灵就终于影影幢幢、相依相随地共游于他们的天堂——那无垠的原野。希克厉与卡瑟琳在成年后的爱情，无疑是一出阴冷酷烈的悲剧。它既不同于他们的少年之爱，充满古朴天然的色彩，也完全有别于小卡茜和哈里顿的爱情，足以使个性充分发展，使人生得到幸福。对于这个悲剧，我们无法将它的起因归咎于悲剧考本人，我们毋宁把审视和追究的目光对准希克厉和卡瑟琳生活其中的社会，看一看外界是如何无情地摧残了他们的人性，迫使他们狂野、失去理性，导致他们的爱情畸变、毁灭。

人类的社会关系以及种种法律条规、宗教观念、道德准则和传统习俗，既是维持社会稳定有序的力量，但又有着限制和约束人与人性扩展的另一方面作用。某些历史时期，当那些制约力量中的消极因素发展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绝对权威时，它们对于人与人性的戕害就是必然的了。中世纪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面镜子。迄今为止，只有克服那些消极反动的制约力，人和人性才有发展与弘扬的可能，而人性中最纯美的因素——爱才会放出绚丽的花朵；反之，爱情将伴着人性的被压抑而凋零。

希克厉的悲剧性苦恋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成年后的希克厉和卡瑟琳来说，从阴沉沉的呼啸山庄到温暖舒适的画眉田庄，无处不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压力：亨德莱至高无上的家长权威、约瑟夫的宗教信条、画眉田庄老一代人的用以看待和估价的世俗观念与道德准则，林敦在其教养和温情的面纱后所流露的对于卑微者的侮慢蔑视；另外还有着文明与财富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这一切不仅裂开了与希克厉和卡瑟琳之间相对立的鸿沟，并且纠合成一种使他们两人难以抵御的“异己力量”。与其把这种压抑人的力量规定为阶级压迫的性质，不如将它看成是一种超越阶级的对普遍人性约束与摧残的势力。无论是呼啸山庄的蛮横酷烈，还是画眉田庄的倨傲轻侮，在《呼啸山庄》这个封闭的世界里，都无法确定它们具体的历史环境和阶级属性，小说始终在回避这一限定性的描写；因此，将那些压抑人的力量视为在诸多的历史阶段中，在不同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都可能发生的现象，就并不显得牵强。一度给少年希克厉和卡瑟琳带来自由和欢乐的天然荒原，随着两个少年的成长而不复存在，而呼啸山

（下转第80页）

<sup>①</sup>海涅《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温健译，第8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字，早就想见你”。即日，拜为右拾遗侍书学士。公卿大臣家的碑志，如求不到他的字，就会被骂为不孝。连“外夷入贡”者也另带钱财作为买柳字的专款，所得之钱，数以万计。

柳公权最初学王字，后遍阅隋唐笔法，集欧颜于一炉，自成一派。他的代表作有《玄秘塔》，《神策军》等，体势劲媚，清瘦道健。世称“颜筋柳骨”。宋代书法大家米芾曰：“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俗”。笔法中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意。他学颜字但能自创新意。柳字避开了颜字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铁棱角分明的长处，同时又吸取虞、欧楷书结体上的紧密，颜真卿楷书结体的纵势，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师神而离迹”正是柳公权习古不泥古的优点。柳字和颜字一样，都是当时书坛的革新派，对后世影响极大。

唐朝自建国以来，就推行科举制，一个新兴的世俗地主阶级势力在与旧世族门阀阶层的斗争中已趋正式确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阶层。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确立，国家的日益繁荣，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情绪，新的理想产生了。于是，这种新思想，新观念，新的审美趣味就不自觉地反映在文艺领域里。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里，书法艺术领域的颜真卿，乃至后来的

柳公权，他们那振奋一新的书法面貌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应顺了历史发展趋势的，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其它艺术也是如此，《沧浪诗话》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道健又气象浑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唐诗也同样具有“颜字”那笔力雄强，气象浑厚的精神。由此可见，在中唐，晚唐颜字柳字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较完整地看到唐代楷书发展的基本线索。欧虞二人本是隋人，入唐后他们代表了初唐时期那种未脱六朝风规的书法但有所发展。遂良初学欧虞，而后突破欧虞，开始摆脱六朝、隋的约束，造成具有唐代风貌的新的书艺形式。褚的时期可以说是个重要转折时期，是整个唐代楷书发展的初级阶段，而到了颜真卿，他学褚遂良的书体，在褚的起点上，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新书风。由于时代的原因，颜真卿开创了带有强烈唐代盛期审美趣味的书法艺术形式。把唐楷的发展推向了高潮。他的书艺，在以后千百年里，几乎和王羲之并驾齐驱，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极为深远。晚唐期间，柳公权继承了颜字风格，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他入古能化，自成体貌，形成了既清俊，又开拓的风格。这个时期已是唐代楷书发展的尾声了。

（上接第67页）

庄和画眉田庄的成年人在用种种严厉的条规制约着他们。从希克厉和卡瑟琳刚认识那个生活的环境起，就在经受精神上的压抑和磨难，希克厉更倍受心灵上的摧残。少年时，他们不懂周围的世界，成年后，外界更成了他们的异己物。他们的爱情就在这样一个与他们完全对立的天地里被压抑、被摧残。越是苦苦地着恋，就越招致无情的外界打击。希克厉的不幸在于没有象第二代人的哈里顿、小卡茜那样，战胜扭曲他们精神的禁锢力。希克厉徒劳无获的苦恋，既是人性被扭曲的证明，也是挣脱不了外界强大压力的必然结果。艾米莉以惊心动魄的诗化描写揭示出摧残人性的力量并不限于阶级之间的敌对，还来自一个社会中各个方面的制约力量的作用。希克厉那疯狂凄惨的苦恋，以及这漫长苦恋史的悲剧性结局，正是从这儿显示令人难忘的艺术力量。